

第二章

1.

天上的世界竟是如此奇妙，彩雲朵朵，形狀萬千，好像是海洋裡的游魚，草原上馳騁的駿馬，自由自在地漂蕩著。

機窗外，一望無際，沒有高山，也沒有飛鳥，只有金色的陽光在藍空中閃耀。

林耀東很難用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感受。他的心，正以一種陌生的節律跳動著。

然而，他喜歡這種感受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首詩。

天上的白雲啊！
永恆的漂泊者，
你的家在哪裡？
你要飄向何方？
……

他的眼睛濕潤了，彷彿覺得自己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。如果此刻，有誰能將他變成白雲一朵，他願永久留在天上。

2.

飛機還在太平洋的上空飛行。

林耀東的思緒也如藍天下的海浪波濤，翻騰不停。往事就好像電影片段一樣，在他眼前閃現。他看見自己，手擎大旗，高呼口號，行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……

那時，古老中國的大地上，正進行著一場轟轟烈烈，遍及全國各地的學生民主運動。

學生運動的爆發，是由於鄧小平領導的經濟改革，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極為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，引起很多人的不滿。

學生們罷課，上街遊行，向政府請願，要求嚴懲官倒，打擊貪污腐敗，消除特權，實行民主。但是，政府拒絕了學生的要求。許多同情學生的工人、知識份子、機關幹部甚至農民，都紛紛加入學生的隊伍，聲援學生運動。

他們高唱<<國際歌>>

起來，飢寒交迫的奴隸
起來，全世界受苦的人
滿腔熱血已經沸騰
要為真理而鬥爭
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
也不靠神仙皇帝
要創造人類幸福
全靠我們自己
……

這場學生運動，像是一陣春雷，震醒了中國人民沉睡已久的愛國熱情；也像是一種召喚，喚起了人們對未來更美好生活的嚮往。

林耀東當時只是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，血氣方剛，年輕氣盛。他和所有為中華民族命運擔憂，對中國經濟改革懷有善良願望的人們一樣，沉甸甸地感覺到“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”。

他完全忘卻了自己，和同學們一起在大街上散發傳單，到市政府大門前去靜坐示威，把自己融入到了學生民主運動之中。

一天，他和同校的另外兩個學生，土木系的楊斌和外語系的李凱商量，決定到北京去支援那裡的學生運動，因為北京才是這場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和中心。天安門廣場上，聚集了上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和愛國青年。

他們隨便胡編了一些理由和藉口，向各自的系請了假，但沒有告訴家裡人，便乘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。

經過三天兩夜的旅行，他們疲倦不堪，終於到達了祖國的首都—北京。

此時，北京城裡，驕陽似火，酷暑難當。天安門廣場上，人山人海，旗幟飄動。喊聲、歌聲和高音喇叭聲交匯在一起，震耳欲聾。

學生運動已經陷入了一遍混亂的狀態。年輕的大學生們，從未經歷過如此嚴峻的考驗，對政府不肯妥協的態度，漸漸失去了耐心和理智。有些學生幹部，居然把外來的捐款據為己有。更糟糕的是，學生運動的支持者中，出現了意見分歧的兩派。一派認為，是該撤退的時候了，把力量分散到各地，繼續做思想工作；另一派則被狂熱衝昏了頭腦，情緒激昂到了極點，認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正在盯著我們，撤退就是失敗，堅持就是勝利……

很快，北京實行了軍隊戒嚴，大批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，把守在各主要街道的路口，所有遊行活動都受到了限制。

楊斌、李凱和林耀東三人擠在廣場上的一個小帳棚裡。帳棚是用旗竿和竹條，歪歪斜斜地捆上帆布、塑料布，臨時搭成的。裡面充滿了鞋襪、腐爛食物和人體臭汗的混雜氣味。

一個星期來，他們天天睡在帳棚裡，啃乾麵包，喝冷凍汽水，早已飢腸轆轆，神志昏昧，心裡直盼望有人送來熱呼呼的青菜白米飯和辣椒牛肉麵。但是，他們沒有如願以償。

林耀東努力壓抑自己，不要在同伴面前，顯出氣餒的樣子。他仰望著天安門廣場上那個新豎立起來的民主自由女神雕像，心中充滿了新奇而又迷茫的感覺：難道這就是民主自由的象徵？那個女神雙手高舉的火炬，到底意味著什麼？

他從小生在新中國，長在紅旗下，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教育，對於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這兩個新名詞的理解，實在少得可憐。在他看來，實現民主自由的結果，就是能過上像好萊烏電影上宣傳的那種浪漫，富有和隨心所欲的生活。他在潛意識裡，對那樣的生活，夢幻般地嚮往。

有時，他也會凝視高懸在天安門紅樓上，與民主自由女神遙遙相對的毛澤東畫像。他對這幅畫像並不陌生，並知道，他的父輩們，曾對毛澤東這個創造新中國歷史的偉人，如神一般地崇拜。鄧小平推行的經濟改革之所以能成功，關鍵之一，就是打破了毛澤東過去建立起來的偶像崇拜和閉關自守的作風，解放思想，開放沿海地區，引進外資，把經濟搞活。

然而，偶像和神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他們為何會對人的生活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？

林耀東無法回答這些問題。他的頭腦裡只有關公、凱薩、菩薩、釋迦牟尼等一些雜亂的印象。

這時，廣場上走來一個身穿 T 恤衫，頭扎敢死隊紅布條的年輕人，樣子好像是一個學生幹部。

“請問您們是從哪個學校來的？”學生幹部瞪著一雙牛眼睛，問林耀東。

“廣西大學”楊斌在一旁回答。

“聽說軍隊今晚要對天安門廣場實行管制，許多學生都要撤離廣場，你們怕不怕？”學生幹部說。

“有多少人會留下？”李凱問。

“現在還不太清楚，但我估計，今晚至少會有半數以上的學生要撤走。”

“那我們留下，堅持就是勝利。”楊斌毫不猶豫地說。

“堅持就是勝利。”

“學生幹部”激動地和他們相握，伸出兩根手指頭，做成一個“V”字形手勢，代表勝利的標誌。

第二天凌晨，大批荷槍實彈的軍隊，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。戰車、裝甲車隆隆作響地衝進天安門廣場，朝著學們駐扎的營地開去。

天安門廣場頓時大亂。有人在用高音喇叭命令廣場上的人立即無條件撤退，違者就會被當成反革命份子，就地鎮壓。

大部分學生放棄了對抗，相互挽扶著，成批離開了廣場。少部份學生堅持要頑抗到底，絕不妥協。

“打倒法西斯，勝利是屬於人民的！”一個學生憤怒地高呼。旁邊立刻衝出幾個士兵，用槍托對他一陣猛打。

林耀東、楊斌和李凱也被迫離開廣場。他們緩緩地跟在人群的後面，朝廣場外走去。

突然，一個高個子的年輕人，好像失去了理智，尖叫著從人群中衝了出去，撲向那些正在輾壓學生帳棚的戰車，企圖用自己的血肉之軀，去阻擋戰車的前進。

槍聲立刻響了起來。那個年輕人倒在血泊中，痛苦地呻吟著。

學生們震驚了，憤怒了。他們沒有被眼前的景象嚇倒，紛紛揀起地上的石塊、汽水瓶向戰車和士兵砸去。

霎時，槍聲大作，人群四處奔散，喊聲、哭聲、尖嚎聲連成一遍，撕人肺腑。

林耀東此刻顧不上自己的安危，快步衝去搶救那個躺在地上呻吟的年輕人。他用盡全力，將年輕人扶起，背在身

上。楊斌和李凱也跑來相助，扶擁著年輕人，朝醫院的方向奔去。

年輕人死死揪住林耀東的衣領，不停驚恐地喊問：“我會死嗎？我會死嗎？”

林耀東的心顫抖了。他有生以來，第一次面對死亡的威脅。剛才就在他撲救年輕人的一剎那，一粒子彈橫飛過來，差點擊中他的頭部，驚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他覺得那粒子彈，好像是從死亡的縫隙，呼嘯而過，使他真實地感到，生與死不過是瞬間之事。

但是，生命的本能，使他拒絕死亡。他發瘋似地奔跑，想盡快逃離這籠罩著死亡陰影的地方。一邊跑，一邊扭過頭來，貼住年輕人沾滿鮮血的臉，氣喘噓噓地說：

“不……不會死的。你只是受了點輕傷。我們正在送你去醫院，堅持就是勝利。”

年輕人似乎得到了一點安慰，嘴唇微微顫抖了幾下，還想說些什麼，卻沒有說出來，昏了過去，臉上掛著一絲勝利的微笑。

他們一口氣跑了兩里多路，遇見一個踩三輪車的老頭。那老頭好像是專門出來營救學生的，主動提出幫助，要把那個受傷的年輕人送到附近醫院去。

他們答應了。但由於三輪車太小，不能同時裝載四個人，林耀東決定自己護送年輕人到醫院。

他和楊斌、李凱分別抱頭相擁，互道珍重後，便坐上了三輪車，帶著昏迷不醒的年輕人，繼續朝醫院趕去。

楊斌和李凱站在街頭，揮舉著“V”形手勢，向林耀東告別，目送那輛三輪車，在清晨的曙光中消失……

“女士們、先生們，請注意。我們已經到達紐約市的上空，飛機很快就要下降，請大家保持繫好安全帶。現在是當地時間下午2點27分，外面氣溫是華氏37度……”

當飛機在紐約市上空盤旋的時候，林耀東剛從夢中醒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臉貼著機窗玻璃朝下張望。

飛機下面，就是他夢縈魂繞的地方，舉世聞名的現代化大都市——紐約曼哈頓。潔白的自由女神，孤獨地站立在一個海島上，面向大西洋，手持火炬，舉向天空，好像是在歡迎那些剛到紐約來的人們。它的身後，高樓林立，交通路線四通八達，縱橫交錯。許多熟悉而又陌生的建築，比如，世界貿易中心姊妹樓、帝國大廈、聖·帕瑟克天主教堂、聯合國總部等，猶如棋盤上的棋子，展現在他的眼前，使他驚嘆紐約曼哈頓的繁華與美麗。

他目不轉睛地盯著世貿中心姊妹樓，覺得它們好像是巨人豎起的兩根手指。如果這個巨人真的存在的話，那麼整個曼哈頓，就像是一個插在巨人手指上的生日蛋糕，上面布滿了祝壽的蠟燭與彩旗。

這個巨人是誰呢？他從何而來？他的兩根手指暗示著什麼……會不會是一個“V”形手勢？

林耀東這樣荒誕地奇想著。可是，還沒有等他想出答案，飛機的輪子便“嘭”地一下，擦碰到了肯尼迪國際機場的跑道上。

他平安地到達了美國。

4.

“你有<<國際免疫鑑驗證明書>>嗎？”

海關檢察員是一個穿制服的中年人，個子很矮，臉盤四方方，鼻子下面，是一小撮修理得很整齊的黑鬍子，樣子雖然有點滑稽可笑，神態卻十分威嚴。

“有的。”林耀東從腰包掏出一個黃皮本，遞了過去。他期待會被問更多的問題。出乎意料之外，那美國人只是隨便地翻一下黃皮本，便在耀東的護照上，“啪”地蓋了一個章，讓他過關了。

林耀東取了行李後，坐在機場候機廳裡，等候飛往克里夫蘭的班機。

說實在的，經過二十個小時的長途飛行，他已經很累了，但卻因為興奮和好奇，絲毫沒有感到倦意。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膚色不同、語言不同的人相處在一起，他們之間，似乎存在著一種難以言喻的默契。

他想，剛到美國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，值得照一張相留做紀念。於是，他打開行李包，取出相機，請旁邊一個正在看時裝雜誌，樣子像是中國人的女士，幫拍照。

那女士欣然答應了，還沒等他站好姿勢，就“卡嚓”一聲，按下快門。然後，笑嘻嘻地用帶台灣口音的中國話問：

“你是剛從大陸來的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有點不好意思地回答。

“你來對地方了，你會越來越喜歡美國的。”

5.

已經是晚上九點四十五分。

星光閃爍的夜空，神秘而又靜謐，彷彿是一張撒開的巨網，緊緊地將整個克里夫蘭城罩住。

機翼下面，是一遍金色的燈海。飛機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線，咆哮著，像箭一般地朝那燈海沖去。

地面上，一排排燈光迎面撲來。田野、樹林和尖頂的教堂上面，覆蓋著一層薄薄的冰雪，在月光下，微弱地閃著銀光。道路上，緩緩移動的車輛，猶如船兒在結了冰的河裡，小心翼翼地航行……

他覺得，自己好像一隻渺小的飛蛾，撲向一遍燃燒的火海。

6.

當林耀東跟著人流，走向機場出口處的時候，看見一個戴眼鏡的瘦小中國人，在金髮碧眼的人群中，高舉著一塊英文牌子，上面寫著：歡迎波特倫大學新生。

他朝那個中國人走去，和他握手。

“你好，我叫陳健，是專門來接你的。”那個中國人說。

林耀東取了行李，站在機場外面等候。天氣很冷，他幾乎快要把脖子縮到了衣領裡去。

不一會，陳健開來一輛老舊的別克牌小車，迅速打開車門，手腳利落地將行李推進車裡，然後，載著林耀東，朝波特倫大學的方向開去。

他告訴林耀東，學校暫時將他安排住在本科生宿舍大樓裡，和一個美國男生同房。如果不滿意的話，隨時可以調換到其他地方，或者自己尋找住處搬出去，大多數的中國學生，都住在學校附近的公寓裡，房租雖然貴些，但好處是沒有什麼人打擾，個人隱私不易受到別人侵犯。

車子在公路上奔馳，兩旁樹木很多，沒有什麼高樓大廈，房子都是歐洲式的建築。

林耀東沒有想到，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，夜裡竟會有中國人專門到機場裡來接他，心裡感到暖呼呼的。

一陣寒暄過後，兩人陷入了沉默。

陳健雙手握著方向盤，眼睛盯著前方的道路。

“你對美國的感受如何？”陳健問。

“挺好的，這裡空間很大，到處都很乾淨。”林耀東才剛到美國，還未來得及體會周圍的環境，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深刻的感受。

“還有呢？”陳健又問。

耀東緊閉雙唇，沒有說話，心裡暗想：這個人真怪，問話這麼這麼囉唆。

他們僵持了好幾分鐘。陳健突然轉過頭來，對著他乾笑了兩下：

“怎麼，沒有了？”

耀東沒有料到，這傢伙如此固執，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。他實在沒有太多感受好談，只想盡快找一個地方，好好睡一覺。

其實，林耀東不知道，陳健是一個很會用心的人，他今晚到機場來接耀東，一方面是出於助人為樂的精神，另一方面是因為想結識一些剛從大陸來美國的中國人，在思想上，對他們進行相信神的引導。他的人生是經過醒悟的人生。三年前，他從杭州來美國，在波特倫大學念數學博士。不久後，他的太太劉靜也來到美國，陪先生攻讀學位。劉靜是一個喜歡文藝活動，性格外向的女人，她埋怨先生在美國讀數學博士是不會有前途的，不如轉學電腦更實惠一些。可是，陳健固執地偏愛數學，沒有聽從太太的建議，惹得她在先生面前直嘮叨：

“跟上你這個書呆子可倒霉了，以後要喝稀飯過一輩子。”

有一次，她在中國餐館打工時，認識了一個美國顧客。那美國人四十來歲，能說會道，還未成家，是福特汽車公司的推銷員。他不費吹灰之力，就贏得了她的芳心。

二個月後，劉靜向陳健提出離婚。不久，她就成了那個汽車推銷員的太太。

陳健氣恨交加，一時想不開，幾乎動了殺人報復的念頭。後來，當地華人教會裡的一個朋友挽救了他，經常用<<聖經>>中的話語來撫慰他受傷的心靈，並帶他去參加教會活動。漸漸地，他把一切事情都看淡了，覺得人的本性都是惡的，惟有基督耶穌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寶血，才能將人的罪洗淨。

他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，常用自己重生的經歷，在中國同學中作見證，傳講福音，並鼓勵他們加入教會，接受洗禮。他喜歡引用<<聖經>>中的一句話：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

每當波大有新生從中國大陸來的時候，無論天氣如何，他總是自告奮勇，到機場去迎接。他的心願是把<<聖經>>中的福音，向中國新生介紹，並希望他們都能接受神的恩典。

現在，陳健又有了新的話題。

“你有沒有想過自己能來美國不是偶然的？”他問林耀東。

“嗯？”

“我是說神對你的一生，做了奇妙的安排。”

“什麼？”林耀東難以接受這樣的觀點，心想：老子明明是自己努力奮鬥多年，才來到美國，這傢伙卻胡說八道，看來這個瘡三是一個唯心論者，今後還是少與他接觸為妙。

他有點藐視這個新朋友，要在平常，定會毫不客氣地奚落這個呆子一番。但現在，他不想這麼做，沒有必要和一個剛認識的人鬧翻臉，況且，他還正在幫助自己。

想到這裡，耀東冷冷地回了一句：

“我不相信神的存在，人才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。如果世上真有神的話，我就是我自己的神。”

陳健並沒有為耀東的話感到生氣，毫不在意似地笑了笑，用手推了一下鼻樑上的眼鏡，說：

“也許你現在還不認識祂。但我相信，有一天，你會接受這位全能的至高無上的神。”

一股無名輕蔑，倏地在林耀東的心中升起。他在心裡暗罵：笑話！我怎麼會去與你們同流合污，信神信鬼。只有那些對生活沒有堅定信念的人，才會借用虛假的上帝，來慰藉他們軟弱的心。我若像你們一樣迷信，承認有神，豈不也會被天下人恥笑。”

事至如此，他們之間，已沒有什麼好談的了，兩人都緘默不言。

車子轉了一個彎，徑直開進波特倫大學的校門。校園裡面，燈光幽暗，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，四周安靜得出奇。

陳健把車停在一幢紅磚大樓前，對林耀東說：

“這就是你臨時住的地方，房間號碼是二〇七。和你同房的那個美國學生叫麥克，是化學系三年級的學生。”

他下車，幫林耀東把行李搬到大樓的入口處。臨別前，從懷裡掏出一本中英文對照的<<聖經>>，作為禮物送給林耀東。

“這是一本生命之書。所有問題，都能從這裡面找到答案。希望你有空時，好好讀它，有什麼問題，歡迎你打電話給我。”

說完，他轉身朝車子走去，突然，又猛地轉過身子，大聲對林耀東說：

“願主的祝福與你同在！”

陳健的車開遠了。宿舍樓前那條被薄雪覆蓋的小路上，留下了兩道長長的車輪印子。